



退让 🌸🌸

释僧培 ■ 本期特约

常

有人在讨论，到底慈悲的态度是要如何的拿捏？

为了诸多的判断与标准，我常是情愿说自己是一个不慈悲的人。不想讨好任何人而形成负累是我重要的抉择。

什么样的拿捏才是中道的判断。

在和家旋老师谈话，也许是她发觉我在飘浮的眼神。其实我在想著道德两难的问题。我们要如何的去做，还是以安抚人心的圆融为前题，还是以解决问题而不理众人之议论为己任为重。我们无法做到面面俱到的时候。我能承担的是什么，我们愿付出的代价是什么，是否是我们能去承受的结果。



尤其在道德两难的时刻。退让是否是一种妥协？

学姐的论文过关了，我也为她感觉欣喜。毕竟这两个月不是白熬的。



犹记一个星期前她说其一位口考老师对她说，怎么论文那么快就写完了，一副我不会让你口考「好过」的样子。学姐和我谈的时候，一直的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。我也不晓得要如何的帮忙。

学姐的询问，我知道她想的是，是否有什么经或咒的，念了可以有所帮助。我想有的话，我第一个天天念咒诵经就好，书不用念也可以拿一百分了。我也不用给双主修折腾的那样的死去活来。

如今口考过了，要忙的是毕业事宜。学姐还是与我相约去吃饭。在用餐的过程学姐谈到她口考的惊险过程，那一位不让她「好过」的教授，整整把她的论文批评了一个小时，而她只能一直说「是、



是、是、是」的份而以。但还好好的是，最後她的论文过了。她说那过程中她脑中只能一片空白，心里想的只有「完了、完了、他一定不给我过的了。难道我下学期还要再来过吗？」虽然学姐得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局，但论文被改得体无完肤。但她也承认自己有不圆满的地方。



但学姐又告诉我一个事件，她说在她们的同学中亦有一同学，老师与同学都觉得他的研究做的非常好。而论文结构与内容都是值的一赞的。要做後续的研究还有很大发挥的空间；可是他的口考却没有过。因为口考的教授向他提的一个非他所选的研究方法提出置疑。他很肯定自己的研究，而且提出自己的立场，没有接受教授要求的修改。并驳斥这一个置疑；因为那根本不是他研究范围的问题。但结果是，那位教授坚持不让他过。就这样，他需要重来。

学姐的结论是；如果这位同学与她一样忍耐一下，也许论文就可以过了。但我提出了疑问，我说那样他的论文研究不是要被改了吗？那会不会影响他当初所做的研究？甚至所得出的结论？那样即使论文过了还有什么意义？

学姐问我那要不要毕业，我只得语塞。

如果有一天我真得遇上这样的事情？我们要选择退让还是要选择勇敢？

我也不知要怎么办？



释僧培

[马佛总资讯网](http://www.mahayana.com) 05-08-2004